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六目録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離騷新序中
離騷新序下
續楚辭序
變離騷序上

變離騷序下

雞肋集卷三十六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

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盖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

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至離騷變而為賦譬江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

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参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棄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録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

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祠廟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

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

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録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爲離騷人不讀久文外闕難知王逸云

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

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
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
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
為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損益之况傳
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為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
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
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
狂狷擿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勰附逸論然亦

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睢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為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

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為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先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為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

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
亦如高叟之為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
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
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為善義當如此也至言
澆羿姚娀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
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
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己如莊周寓言者可以
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

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為賦而固亦為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為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識於同浴而譏裸裎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為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勰以此為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己之魂魄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

楚國之美矯以其沈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緦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為露才揚己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續楚辭序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

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

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𢿱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沈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是世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羇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

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為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為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

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竒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為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强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竒宗元輩而恕之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禄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顧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

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譎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為躬躬之辭録則凡不至於為躬而辭録者皆録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為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况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為盜

因以食為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辭又變而乃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為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

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為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為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

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貍首之斑然蠶則績而蟹有筐佩玉蕊兮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為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鄒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

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
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髙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髙唐
但論其世故繫髙唐後至於京都山海宫殿鳥獸笙簫
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録李
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曹植
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録其洛神賦
九愁九詠等并録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
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擿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

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摰虞此作庶幾有為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長於雜興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濞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為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年雖淺鮮未足與

言義然低昂究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竒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宫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録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録賦及文摞或宏傑自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

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

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

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愈遠而迷其

源若服盡然為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

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

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

履正著書不流邪説蓋嘗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世
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
原於禮義欲絶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佹詩成相篇故
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
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
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
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懐王始立立三
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

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懐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懐王之時蓋並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

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為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

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葢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葢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

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則卿此書盖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於今可知也

雞肋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駮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周世燦

雞肋集卷三十七目録

策問

策問十九首

雞肋集卷三十七目録

雞肋集卷三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策問一十九首

問聖人立經術以教天下使天下學者同出於一師意甚美也然聖人能以夫所同者養人心而不以夫所同者害其志則善觀士者亦必於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所歸則並事之所措則並時之所遭則並而由衆心度之則仁智之見父子殊面志豈可一哉自回也由也親

與聖人語而要以所顧非子之所顧則士之遭時有用亦各言其志而已何必同乎士窮年抱經局促無所效平居相與語則曰不吾知也借使諸君得以其所學與民由之其願憤悱自致者何以哉亦按書以馭馬耶則馬之情有所不能盡故觀諸君以是覘亦有異聞也

問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皇帝勇知學古不厭菲飲食卑宮室欲以躬行表正萬邦此甚盛德也而天下或莫知聖學之宗自冠昏喪祭人倫之所厚而搢紳學士家

自為法不有等宜菲則禮廢美則禮沒下逮庶人賤醜僭差不度要以刺繡文倚市門有財者得為之其弊至於今固在也豈聖人所以風化天下者瞢瞶有不洽耶將人安於所習而溺於所聞不可以遂復也不然則庶民厥臣所以達大家者或未也諸君強學將以施于有政則輔上之澤而成百志刑禮俗豈所宜後哉

問自昔為國以謂禦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為制顧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昔匈奴席冒頓之始

强能以其力為中國患絶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
卒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匈奴亦罷極苦之
竊譬夫搏鼠當衢善遁易失灌垣燻穴則生無聊賴故
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其理然也自漢羣臣多附韓
安國議而後世亦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為解迄於今紛
紛無適從然其大要所出則不過乎兩途搢紳之儒則
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是兩者由先王之時考焉
緩急先後孰可哉今天下雖已安而備患不忘諸君行

見用矣則時異事異凡所以制令其策將安出也

問學者欲以一身為天下之事則反一身而觀焉凡在我者宜知之既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性也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然則有性又有心一身之視聽納嘗所主者安在哉夫婦之所與知而其至則察乎天地若是者性能之乎心能之乎合處則一何得有兩名離居則兩不可為一致敢問二者果合也離也性之動有情而心之

動有志有意有思有慮敢問情之所以異於志意思慮與夫志意思慮之自相為異者何如將情起而四者從之乎抑四者起而後情從之乎不然則情與志意思慮或未始相隨也君子小人之所同然者在性與心雖然有才焉有識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二者豈與生俱生有生則固異乎或者生而後有特養不養充不充之異也諸君之學欲克己守約以一知萬則必講乎此然後應物成務無行而不可

問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三王之治時用是維天下外薄四海咸析之土秉圭戴璧世世承式何其盛也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守縣令而有人民者任自此輕於是藩籬決弛民散不保漢起而收之因秦所立損益濟治郡守縣令遂置不廢而天下亦賴以安寧蓋有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者此其為法之得惟其任守令猶諸侯不使僅僅按文書赴期會如此而已惠賜得專刑罰得省有利得行不便得改然後

龔黃卓魯俊民出焉而後世進取多門士累於名高而官郡縣者皆號俗吏至以齷齪自愛名稱職此何為者也國家稽古建官凡郡縣之任其選蓋已慎矣今欲如漢故事守令重祿出長入治且尊表之使人不得以歲月之格取成有司摩假而輩授則凡前所是亦幾於可行而無害以謂如何

問孔子斷書自唐虞而堯舜謂之典言常道也荀子獨曰五帝之間無傳政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夫孔子

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則荀子以書為不足於政乎天時地化人事之紀蓋三代異正而孔子於時則行夏或忠或質或文蓋三代殊尚而孔子於文則從周二者前乎此堯舜何其未嘗用後乎此時王何其莫之革也然則荀子於此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其意亦奚不可哉孟子取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道誠不可以過三代之法有法善有法不善則後王所循雖欲為不貳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學者之所

從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於是顧折衷之
問孔子沒孟軻氏作孟軻氏沒荀況揚雄氏作荀況揚
雄氏沒聖人之道殆不傳魏晉而下士無山陵川泉之
才學不知其所宗營營馳騁於末流道以益晦而數百
年間河汾之陋乃有王通出焉通尊孔子其才自視三
子比考其書殆庶幾於知孔子校孟軻不皆醇而於荀
況揚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叙與諸父族子具存
其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

因通書知之則與通並時或學於通而達曾莫有一人道之者盖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況於雄皆發明之而不及通然則通之世果何族其學亦誰授哉去通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通之居若此其甚也而顧且疑焉有不能辯則後此者奈何邯鄲驚曲者託之李奇人知其非李奇也而皆棄今通書固在考之聖人為有合叅之二子為未悖不可以棄也諸君博洽願以所聞質之問六經之説道為難知道之説皆微見其意而學者之

於道徹見其意而顯言之如隅雲霓望日月可見而不可知儵然自喜曰是所以為道不識夫明而晦者何為哉自其淺者學焉目前之事顯而日用者非一如觀鳥獸也如觀草木也見則可知而人皆以為近甚矣夫求道者之蔽也平居相與言則土苴治天下而有所用之則適效一事或已病於乏材凡此奚補也昔之人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道之所由有遠近學之所至有先後故反之於躬行則如攻堅木先

其易者節目在後此所以教人者雖入孝出弟洒掃應對爲近且末而有庠序之所宜先講者也三王之學其法具在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二肄之以致所達於上可得而詳聞乎

問古者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而太宰以九職任䆠閒民無常職也而所執者猶有事故少而習長而安教足以本之於其俗業足以守之於其世而民不離先王之法壞而死徙或出鄉四民或雜處其言咙其事亂教不同

業不一而能不精自管仲之説以觀後世處士必就閒燕去而役田壄則非也處農必就田壄去而役官府則非也處工必就官府去而安市井則非也處商必就市井去而安閒燕則非也車服無制喪祭械用無數故民志無自定善惡無自別勤惰無自簡禁令無自行難以合易以離易以薄難以厚其弊樊然莫正也今欲法先王以施政事則將一旦而遷焉聽不能無譁抑為之宜不亟則求其於國有利而無害於民有從而無違於古

可考也

問道莫若誠心莫若誠遇事應物莫若誠天地得此動靜有常日月得此信出信入信死信生舜孔子聖人也得此而後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道一以貫之顔淵賢人也明而後得此三月不違仁故曰道莫若誠心莫若誠商邱開有在於此揚於地無礪韓娥有在於此歌哭易情華周杞梁之妻有在於此而變國俗荊軻衞先生有在於此白虹貫日太白蝕昴齊庶女有在於此雷

電下擊李廣有在於此射中石沒鏃故曰遇事應物莫若誠然則誠之至亦神矣哉記曰誠者自成也成有虧乎否耶將學焉則所由者何路所出入者何門及其至也何得哉以信為近耶則誠非信也蓋信不足有不信以信為非耶則修辭閑邪凡所以立而存之又自此始也然則四五者奈何請循其本

問春秋不作而遷固以良史名其言慕耀旁肆横發貫穿甚博而至其收斂則羅覼事理甚細不遺讀者亹亹

數千載間如相對語此范曄而下所不若也雖然曄之說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今考其書所謂直而覈贍而詳者其是其非其言果何質也道不同不相為謀為異端故也然則遷之敘六家可謂知道者非耶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為分定故也然則固之敘九等可謂知人者非耶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然則前乎此姑勿論後乎此可無得者歟而遷固之所以失又何事也願并求昔之說折衷安在將獻諸

上以佐有司之闕

問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為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為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工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是乎生焉事無常勢時有重輕故民患重則有子權母而行焉所以為輕民患輕則有母權子而行焉所以為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今欲施之奈何古者生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狼戾純束鄰里足

以相仁則錢幣安得而重哉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為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懐十金暮賈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貿者適市見欺十償七八而售矣於此雖欲錢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焉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棄本而爭趨則可乎飢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嶽之藏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為不

足然則操利勢者宜何如以究斯患哉顧極言之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夫時異事異禮樂非亡也
而所病者才難以賈誼之臣而文帝之問顧止於鬼神
以太宗之君而房杜之才不閑於禮樂故二主者終其
施設治功如此可太息也家人有器焉終歲不用則扞
格而難操乃至具名物而藏有司曠時不一試則亦以
陋矣主上復古百度修理征伐四克可以歸牛馬銷鋒
鏑而隸鍾鼓玉帛之事者莫盛於斯時然而凋落已久

有其廢之莫能舉者將一朝而復之則病古今殊習無所從正葢高論者主情而棄文齷齪者循法而遺意甚者茍且便安而曰不敢此何為者也且井田之不可施於田肉刑之不可施於刑則勢有所未利論禮樂則雖制作設施小不備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猶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則為用其誰曰不然顧釋三累而聞折衷之説

問閭而知之孰與見而知之之詳粵之鎛燕之函秦之

廬胡之弓車夫人而能為之生於其土者習於其事然則河之説居水濵者所知也禹疏百川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致力焉者河為多凡所以載之高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若此者用力已勤矣亦行其所無事者非耶世非不遠也自三代至於唐然而中間數決者惟西漢地非不廣也自積石至於海然而中間數決者惟東郡是二者其故獨安在也意者天災流行有緣其類致者耶將隄防人事有豫不豫者耶抑會其適然是固無情有

不足窮者耶為之說者非一家也而要其歸莫詳賈氏敢問三策者施於今孰去孰取小吴之役仍歲所病且轉敗而為功乎其舉以不煩為善則諸君之慮豈特版築芟薪之間而已也

問自昔為國馬政尚矣皁馬佚特駣有教駒有攻而執而散而圉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即田而從戎其事載於經可考也壯馬騋牝王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於政豈緩哉邳城之役猛將如雲

謀臣如雨而困虒白駻驪之騎絶漢之戰匈奴孕重墮
殰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强弱視
馬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眷顧未
忘有稽天討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畜馬
意良而法美矣為今之慮民馬取於五路取諸其産則
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産則或出而病不能皆良又
有合二者之説從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荆胡之類則
畀宜高小宜大而又所病者淮橘汶貉地氣之化也夫

講萬歲毛仲之術以錯諸今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說何取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恃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為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軫轉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錙金論賞利在一首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犀兕三屬服矢五十贏糧而趨及暮百里此魏

武卒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遇秦之鋭士毋以慶賞䲭以刑罰獲五甲首而隷鄉里此秦鋭士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而桓文之節制在兵法為可道在秦兵之精悍為不亢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茍便一時無所長短則其得失互雜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強魏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使騎刼將強田單將弱則強弱之勢於此乎未辨敢問兵之失得利害勝

負之算在將乎非也齊戰疾皆子之所慎則諸君亦安得曰未之聞也而已哉

問道二文武而已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與將天下之所少非羣有司之材也張良帷幄蕭何鎮撫韓信戰攻三人者皆稱賢於高祖其功為孰盛陳平智王陵戇周勃厚三人者皆銘功於劉氏其賢為孰先少卿寬弱翁嚴兩人者為相不同同有聲於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為相不同同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

兩人者為將不同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為將不同同有聲於唐是十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啻十指然皆以濟治何哉相之材曰坐而論道將之材曰智信仁勇嚴謂十數子者其材足以堪此否耶曰不然乎則語治若漢唐其相其將其才猶不足紹而況治不若漢唐者奈何諸君夙夜強學以待問則於有司一二之訪不可以滅裂塞也

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所是

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夫所是者情也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設法綿綿日出覃若蔓草降秦而言求其不苟且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為理其日改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勑者而已事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勑從事凡此亦趨人情之所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經勑損益之如緯前之

所下令日而益今之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為善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為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稽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書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削是非詳略奈何士大夫學焉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屈指而甲乙明白當事至於坐堂據案木索在前愀然有非其情者則施施論決若不自於己出曰法吾無如之何

也豈國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於鄉而所
習者有在於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
問六經行於今其殘不完者惟禮而禮之中儀禮為最
完竊復之文王周公所以用其意者亦精密矣或曰日
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先王之為禮必
其强人以所甚難三揖而後升百拜而一獻授受盥洗
莫執繚絕至於使人幾不勝其故何也蓋自韓愈猶苦
其難讀以謂于今誠無所用之則後世學者有而不講

亦固其理夫四民世事則士尤不可以不知學誦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雜委巷之說相與次且齟齬於其間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憐哉將學焉則又忠信强有力者甞寡也凡此者奈何甞試談之

雞肋集卷三十七

雞肋集卷三十八目錄

策問

策問十七首

雞肋集卷三十八目錄

雞肋集卷三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策問十七首

問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静之爲名善惡不得而居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静之說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況揚雄或以爲善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

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
說者觀之其源既已大異而末學之辯波瀾滋廣道之
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
經也經不可刋反經以正諸子之異則或善或惡或善
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靜且相近者爲性則其
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者其說亦奚不可也然而
告子未嘗知義惟曰從其白於外也是豈性之說也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之在

我者如是則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己而求也
問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教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
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興至周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數起于五成于八此陳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
奇爲握簭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陳而要其説四爲正
四爲奇所謂奇正者於八陳安所設也以爲非古歟萬
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則餘
奇爲握其意猶是也諸葛武侯用以彊蜀疊石八行以

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者將其法已亡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微其傳後者昧其習耶不然無所貴于兵不足盡究耶夫魚麗鵞鸛伍承彌縫之說於傳具在豈皆無考乎唐太宗南征北伐遂一天下而李靖長於爲陣其狀屢化無常乍方乍圓忽然而陰忽然而陽靖亦多才矣哉上以常德立武事練將訓兵皆有圖法將本三代之意合諸家之術而修諸有司農隙講事則諸君之學無所不在盍少畢之使有司得詳乎

問在則人亡則書聖人不作其道載而之後世者六經爲備故能知六經之說則治在我記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夫六經同道而不同者辭耳人之學之遂至於動作威儀言語之異凡此何以也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豈六經亦有弊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蓋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曰以道志以道事以道行以道和以道陰陽以道名分

者要其歸極此否乎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天不可俄而度則其言待近者而後喻今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則數君子者豈皆於經無補秖以爲害而得罪學者如此其甚哉顧討論之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揚雄雄習孔子後世學焉以要諸聖則其爲說宜若考之而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夫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其文之盛抑立事而

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諸此也富而艷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甚多疏畧或有抵梧則太史遷之實錄也何有然而曰品藻曰實錄辭達如揚雄豈苟乎哉或曰有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錄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抵梧則雄之意又信若是者非耶聞也見也無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書固在非疑且殆則學者之所講安得而闕也

問自答觀士莫難於論將何則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則世必有前識若蕭何者而後可以得淮陰於未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辭天下幾何不由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芸三晦之宅者持籌而坐百萬竝進則翛然不勞於其間平居無事袒裼按劒志厲青雲而聞金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歟世方尚文無所用此則置勿論而萬一臨事不知其安所取之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

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夫舍其卒伍而用婦人用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有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楚臏能將齊以却魏用其試也今天下以將名官環列輔郡者且數十人亦盛矣或者不敢以其能之於從容閒暇而信其用之於倉猝擾攘也則凡欲觀此奈何驪山之閱雖郭元振幾困而辯納解琬乃獨不動若是者曰能可乎爲講其術

問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爲難兵出千里坐而餉

焉使不乏之之爲難一人荷戈前敺一人持糒從後亦足矣然且樵蘇有後爨之憂師徒無宿飽之具敢問此其爲難者何也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沈舩以示士卒必死九戰乃絶甬道敗秦軍敢問甬道奈何其施於今將可用者非邪諸葛武侯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夫率數萬之衆崛崎險絶間而食有餘斯已奇矣今考之蜀志其說甚詳蓋象牛馬引重至遠而力不窮其法至於頭腹背

肋舌齒之細寸尺具在而患未始用不知用之又奈何
嘗試使巧者迹焉損益其法以佐軍用則凡此亦利乎
不利也古者務食於敵不有智將誰能知之抑必假人
力轉移以賙急則穀者葢兵之司命不可以不先講也
問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
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遊於市乘民
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為之輕重斂散不失其時此常
平之法所從始也漢數征伐天下虛耗而耿壽昌以善

爲算得幸令邊郡築倉穀賤增賈而糴穀貴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低昂歲上中下穀無常賈而賈不失平萃賤以貴入故不傷農萃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害于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此其爲法葢後世未有改也主上稽古旣富而敎故所務尤先於理財比復大農官置常平使者法甚美也雖然法在國行在人趣時若猛獸摯鳥之發而猶或後故賤不

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甚者至利於積泉而憚於積穀故法滋害是豈朝廷所以先有司重民食之意哉夫積泉則有貫朽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今欲通其變使無偏弊則非疏通明於治體者孰能知之問國家患投募之冗游手無賴者起而爲兵難以練易以驕故爲之法曰使兵出於農戶二丁取一四則二之以爲保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此於先王之意益未悖者也井田不修民得賣買先王之籍埽地而盡以區區

之齊而管仲相焉自五家之軌合爲三軍而政事乃定葢不皆法先王而後世亦莫之或加此其爲得者何哉雖然是政也政行乎平居在君兵用乎倉猝在將有敎士三萬人足以横行天下而使不肖者用之則十步之内不能以前却如節設有賞罰誰能賴之吳起之制軍曰雖絶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夫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唯東山爲盛不知出此而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可使相親如父子此非吳起所

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嘗試陳之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得孟子而傳孟子沒後世學者思之微莫如揚雄揚雄爲太元準易數起黄鍾歷本太初儀用渾天規摹乎始而盡弊乎終終故窮窮故變變故神微六經與孟子後世立言者莫能加則太元之爲書豈諸子而已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數始于一成于三變於九九律之首也其起黄鍾葢取諸此然猶有疑者言天與律者從答數家參差不齊而其名察發

欽大較所加亦各有驗今獨本太初而用渾天何哉不然則雄爲思之微於此不革而因將必有當也抑所謂準易者亦準其數非耶諸君之學要以無所不窺平居立言採其辭以爲美繢繡錯然觀者不厭雖然擿我華而不食我實則可乎願相與思其義稽之於大道効之於氣物驗之於人事發蒙振落以攄未悟者之疑

問古者命重黎司天地命羲和宅四方至周六官葢兼重黎羲和之職以施六事法致詳也周衰六官咸廢王

制殄滅而陰陽干行事與時迁漢代秦立稍欲復古舉賢良咨群策而陰陽災異之學自此始起大要倣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爲解而配之人事若風馬牛其應益闊故時君怠焉以爲難知因棄不務而任人寖輕凌雜術技甚可嘆也夫一官廢則一事弛馬醫牛人用有所在不可以不修也而况其大者哉今欲遵魏相之言如漢故實分命四人各舉一時則其設官當以何名其名職當以何事其擇可任之人當以何術凡此於先王遺文

足考也願遂聞之

問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安能必得豪傑之士則夫待文王而後興者中人皆然陶冶而成之孰非可用此濟濟多士所以稱乎詩也主上修身以道而取人以身設爲學校庠序以敎之自中人以上庶幾成材而下者蒙被聖澤習俗寖善由周而來至于今未有也雖然天爵所以崇仁賢而人爵所以勵不肖聚天下之士付諸有司中年之考校非有誠心樂善

之美則繡其鞶帨以近名譽者孰從知之先王之教也
建首善自京師夫使居邑國者而有終南嵩少之謗得
不太息於斯歟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凡欲捄
此者亦必有道不然則教行豐美之後有不帥者簡而
放焉於此其時也抑為之法者奈何
問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天下言寳貨盡此而
不知聖人特以權使人為之通有無足財用而人之于
此亦豈若飲食不可須臾已者哉天下有非金玉珠貝

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列寳貨者海濵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化唯鹽而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未嘗勸課而旦莫欲之所以養生不能乏者然也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譬諸釣弋人自取給不營於上故法無弛張而利常阜後世費日益廣與其一切皆取於民則牢籠不毛烹煮水鹵收其棄利猶法之善也今夫池井皆斡於公浮食奇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議者曰資商以阜通而官

収其筭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賣買孰便於公孰宜於民抑旁出以供比鄉其力有勞逸欲均其價有低昂欲平二者何去何從其詳可得聞歟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集鹽於吾國夫以千里爲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況以天下爲國則出之吾國東移之吾國西豈固難哉欲使法行如古於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鹹之利將不必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其饒如此然後爲爽也

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堯舜三代官人以德使人不失德若夫藝古人多有之而豈其所先哉周官六藝射居其一以謂射者雖男子之事其容與節皆比而持弓矢審固亦藝而已矣於德何有然致諸禮經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以觀盛德者在此不以重乎曰與之習禮樂及求諸已不怨勝已者可也用是擇士使與於祭則羿逢蒙若養由基尚矣抑鄉之所升於司徒司徒之所升於學司馬之辯論其材而官之者於是有未必

用耶不然行同能偶而後以射别之則卒其所取乃不在於射也學者之論莫若折衷於夫子矍相之圃使二三子出延客揚觶而語或去或處至僅有存者凡此又何意也顧幷闢之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槌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爾善言老子者獨揚子引而合之中庸無間然晉之衰二三子者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

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予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衍為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于捄亂其君子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為高其小人皆以在下無法守為便故風俗靡靡棟折牆壞痿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裸程言笑縗絰飲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為非獨一裴頠憤其不尊儒區區焉舉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静一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固無事於合易設有合特

四象而已乎否則顧之意殆將以知白守黑受天下垢
絓諸子之委轡也至于阮瞻對王戎則又曰將無同以
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然從而異之抑瞻與戎亦可
謂知言者非耶道德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絕仁棄
義禮者亂之首則二三子亦安得不翛然喜之至爲是
頹弛而不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
問時天時力地力惟酒與食爰作稼穡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無凍餒也夫天有時地有力而作者則在人風雨

霜露神氣之養九土之所宜十二州之所出魚鹽米粟絲麻紵絮玉石金錫丹砂珠璣皮角齒羽竹箭柟梓果菜之產其饒若煙海民情所喜好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夫人而得賴焉故財有餘於取而人不爭天子富有四海視備色聽備聲食備味而邦君卿大夫士庶人其養以是為差微其權以役使天下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天下不知財所從來如管夷吾計然范蠡白圭猗頓之徒皆以匹夫探是權而私之在

國則霸彊在家則潤屋此爲術豈固無足傳者哉後世
壤地充斥物非加少也然堇堇不足更費漢事匈奴冶
山煑海種藝長育通有無易貴賤生財之術十倍前世
而國用民力增窘葢自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
車男女力作日夜無休時而不足當卒歲之衣食夫貧
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古者巧有餘如彼後世拙不足如
此其故何也豈時異事異天地之物固亦有贏耗之量
邪將爲舒用者疾邪抑輕重取予之非其數邪不然則

山澤之藏常羨矣旦旦而取之不可以為羨耶記曰與其有聚斂臣寧有盜臣二臣者均不可養借有數子者嘗試與論衣食之原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猶諸地上之遺也可以無與民爭錐刀於不足而皆贍則夫為術亦必有道願商略之

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羣天下之才而官之其賢不肖能鄙相與殊情其惰若勤其過若功參差異宜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貳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

於此而物辨乎彼無所或欺顧宜輕哉上若稽古訓廸厥官而吏部之選爲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於兹者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長貳内自兩制外逮使者皆命於朝廷而吏部所掌閒擬丞簿掊是則郡守以降凡州縣吏目常調者而已校其有勞無罪與其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品流之清濁以爲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錙銖法固良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

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以謂舉而付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任雖太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名職卒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才秀民何自而知哉由漢而來此職寖重其間能以鑑裁清白名一時誰者爲䟦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問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於事親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後世以義起之亦何不可哉上以至德順民得萬國之歡心而四海以職來祭其在宗廟所以觀德於天下者禮既備矣而老佛之宫往往祖宗神御所在意者嚴事未極故合諸一宫因漢制爲原廟歲時饋食如家人禮此大孝不匱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頌歌而順化者也然竊聞之叔孫通漢儒宗名知禮其一時損益固不必皆出先王而要之討論

潤色大意猶是敢問原廟之制與夫薦獻在漢禮有可言者歟其作仿於通耶亦前此矣顧第弗深考耶且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則宜無不可而必其無壞複道因以為名則方其築武庫南民知其不為原廟奈何欺之哉通於是欲名知禮得乎嘗試言之

雞肋集卷三十八

雞肋集卷三十九目錄

策問

策問十九首

雞肋集卷三十九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策問十九首

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上以仁心仁聞遵先王之道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於治天下葢無所不用其極也已爲矣已行矣則所以待安榮積美者固宜有嘉會之期今田疇則闢也而民力未舒貨財則通也而國用未給學校則設也而人倫未明敎化

則修也而風俗未厚官府則具也而人材未選賞罰則信也而功罪未當兵武則訓也而蠻夷未柔大之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皆上之所坐心積精虛已仄席夜旦以求也敢問是六七者孰本孰末孰終孰始孰先孰後茍得其序而訓諸天下則所以致朞月之可三年之成者烏乎而宜夫學之為王者事則固欲其有用或誦詩三百而不足乎一獻則綠衣紵絮雖多亦奚以爲將必有疏通知治體之士遺

淺陋而論著明者也

問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者務養民以德而已德不足
有威愛然而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後世不
原于德而務威愛或失則猛或失則寛葢愛克而罔功
者有矣未有威克而濟者也始皇方斧將相方刀沛公
入關民之望之猶鮒逢西江也文景恭倹繼以休息天
下滋殖刑用不試而循吏出焉吳公文翁皆謹身帥先
居以廉平王黃朱龔鄭邵之徒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嗚

呼盛矣而治優柔網漏吞舟民衣食有餘豪傑少年或相與椎埋飲酒亂齊民自瞯氏兩高定襄寺門誅死者跆藉國中股栗而吏治亦從而酷矣夫數十年間上所以為治下所以為俗未大異也而吏緣之政寬猛殊勢若戰氷炭其故何也豈其上賞罰好惡之偏亦有以致耶將吏以一切相師成風遂往不反耶抑所謂循吏如龔黄者使之在三代時其治安所比也而伉直若郅都守正若趙禹又安得名酷吏而已哉或曰奉法循理亦

可以爲治則髖髀之所固已莫勝不然鷹擊毛摯又不可以爲治將求先王所以用威愛之道宜必有說也

問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物有材人有力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所以爲狂而子所以爲樂也記曰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其名安取或曰夏商之祭有嘉平清祀至周而後曰蜡則蜡者將其事則伊耆氏其名則周者非耶不然則夏商之祭與周之蜡抑其事自異也八蜡所記固主先嗇伊耆爲神農之

氏則先乎神農豈復有為嗇者歟而說者之於八蜡取昆蟲而遺草木又信乎否也臘先祖五祀以豳章祭四方百物見於經或曰是蜡也或曰非蜡也二者由禮文考之安所從正先嗇古天子則宜若諸侯所不得祭而仲尼嘗與於蜡賓此魯也而得祭何哉以謂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曰仁可也何以為仁之至曰義可也何以為義之盡凡此於五經為莫重而由漢以降滅裂而未白者也願詳質之

問道無非物物無非數自宓犧氏畫八卦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三聖人所以神而明之爲後世法者由數起竊深惟之數始形變數實無形與天地存往來昧昧間不可分若有終始無所得循自一適萬變化無垠復於其一兀然獨在自一而上一莫能載則聖人所以先得諸心幽贊而生以之開物成務而卒於和順道德者其微若此豈直世俗術技乘除子母交差盈縮之間而已哉上以神心執道之樞觀其

會通有舉無廢比建五學以養群士庶幾成材而猶患數之不明操觚持籌淩雜胥史故復詔立博士與弟子員所以待之益視四學意甚美矣雖然均數也仲尼用以述易同民吉凶謂之神物而考諸周官司徒所職僅名六藝保氏所教纔止九數在漢羲和亦爲小學至於魏晉第列史官唐雖置學而要之所習類非易數豈星歷氣朔土田粟米朝夕所用於是爲急耶將四營二篇其法雖在不有聖人莫之能究耶抑學者必先粗者後

其精者耶不然則隸首所作蓋不本於易與易固異也上方敎士以此且舉諸其廢而不講之餘固不得不先於其近今其書咸在若九章周髀海島之類設或非古而所以知數將必自此始顧可忽哉荀子曰學數有終夫學而至於有終遺數可也蓋有不知而作則君子所病諸君盍試精思且副上所以廣學之意歟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所貴乎文者以其有別也聖人則炳君子則蔚辯人則萃見乎

外不揜乎内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慎焉葢莫慎于漢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事類是而陵夷晋宋群醜亂夏士大夫相與爲言語於鞍馬流離之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譬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嚶然其鳴奄忽物化聲采偕盡而好事者猶徃徃而傳溺其淫辭以諉法度獨一王通起而論之知其亦有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冶或怨或怒或纖或夸鄙而貪詭而捷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索其實遂徃不返則

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辭而精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
者非邪本朝以言取人益文盛矣士平居出孝入悌行
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
庶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
孰能正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於
此其能知者復何以也顧并聞之
問荅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德莫
大乎天地而王者成位乎其間所以報之其義一也六

經不完三王之禮其詳不可得聞已而周官具在學者講之猶或不明葢有禮天於地上之圜丘而有所謂燔柴於泰壇有禮地於澤中之方丘而有所謂瘞埋於泰圻謂一祭耶而或曰丘爲自然壇圻封土其義何以不同天子祠天地則天者天神地者地示耳而五帝與昊天上帝同曰帝山林川澤邱陵墳衍之示與土示同曰示至其言祀大神示則凡所謂帝所謂示者亦皆及乎否耶日用辛也而有曰用日至犢用騂也而有曰用騂

黝服用衮也而有曰用大裘凡此或於地不及焉亦何義也素車陶匏煎鹽鸞刀是於三王孰考或者其同乎而其有蒼璧又有四圭有黄琮又有兩圭至於樂之變或六或八其數復安取也用辛用日至則歲一報焉而已而或曰祭天歲九祭地歲二多學如鄭氏宜不茍者也此其爲說於經又何所質哉上方舉先王之廢典而大緝之雖制度考文天子之獨而討論闕遺則學校之所得共願詳著焉以待旁求

問王者化民成俗未有不由於學者古之天子視學興秩節祭先聖先師養老習舞以升俊造而簡不帥意誠美也後世治雖不若先王而至于教學亦所先務漢唐之盛二三主者猶親行焉國家得天下以仁百有餘歲庠序大興主上天縱神智加以緝熙光明所為坐心精拳拳惻怛蓋未嘗一日不在諸生也而幾年于兹既卜禘矣諸生相與延頸企踵而望屬車之清塵亦未嘗不在於此時也意者肅恭宗廟焦勞萬幾或未遑暇耶

無乃崇術立教大法信備而成材尚寡未足以迓臨幸耶不然則莫行久之顧且復舉禮儀必肄而後可耶夫禮儀嘉事博士弟子之所宜朝夕講也嘗試討之先王六經所載草具其事將以獻諸朝廷或者清閒之燕命有司警大昕扆在堂蹕在庭章甫峩峩摳衣執經各誦所聞諸生亦樂乎否也

問平土宜五穀而山澤資貨殖夫古之爲國所重民食蓋五穀爲先貨殖爲後也雖然平土以封而不以封者

名川大澤而已非曰其可食日用人之頼之與榖同化者於此為餼耶周官井田一夫百畝各有分地而虞衡之職厲禁所施有曰使其地之人然則設不以封而欲作其材焉固授之民也抑所謂厲禁者亦以家受地無得越此而多取耶將萬民共之特以時入不時則不可耶或者邦工玉府之入國足用矣而後其餘民乃得有耶不然九賦之所賦以政取之使與夫八者同輸於公其職宜有常也國家比修六官之屬而曰虞與水者實

掌山澤惟曰寶藏所與不以奪民芻蕘雉兎與之皆往若此可也抑法無限則工商庶民不有常職而盜林麓陂池之饒或棄馬食肉而不佐公家之急甚亡謂也弛之如漢不加均節諸侯貲巨夫冶則已寛斂之如晉論以重法至或棄市則已虐盡亦本之三王稽之後世宜必有爲法適中可行于今者幸條數之

問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罰雖聖人弗能去也亦曰勿撓勿攖期於清而已疏或漏呑舟之魚

而密則無所措手足惟夫咸中時乃有慶主上仁心所以閔焉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厲禁茲省鞭朴用希天下皆曰天子惻怛其於百姓有罪且固去之非固取之嗚呼美矣而議者以謂法欲其久久則吏習而民安輯之十年成而後頒此不刋之典也然而治無常事法固軫轉事之出無窮則法之應之亦無窮抑無復損益耶則琴瑟不解工不能御亦變而趨時務出其便則朝夕以改前此者是已惡在其爲成書也吏或未之講民或未

之觀藏諸有司付在胥史人有從違莫知避就豈主上猷告示有位與民宜之之意哉且欲如周官歲時讀法使人耳目熟於見聞有善得以遷而有罪得以遠亦奚不可願商畧之

問古者觀飛蓬窾木而知爲車爲舟觀鳥獸蹄迒之跡而知爲字夫蓬木蹄迒天也而爲車爲舟爲字者人則原書之起豈人力也哉河洛有畫鳳鳥有文孰規模是孰制作是譬之一身首武有位耳目有職五藏百骸各

有本末能觀吾一身則推而觀夫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虵蟲雜物奇怪其情其狀無不可知而字之說庶幾窮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倉頡能知之敢問倉頡孰與聖人而智若此科斗之變有大小篆與科斗同聲異形敢問因耶革耶因則科斗與篆不殊革則篆不出乎科斗抑壁間竹書文或非篆必以篆求之其義豈能皆與科斗合哉字之爲言孳乳而無窮网罟耒耜迄于宮室皆變而通之以趨後世之利然則即科斗而爲篆

即篆而爲隸儻便一時亦奚不可而隸學者莫道何哉將後之作者其知淺陋不足以知聖人惟意損益無所法象則廢焉可也而自朝廷學校至於家人里巷箓牘檄劵咸以隸寫之是又何哉且破桔槔以復抱甕與民同於初則苟且紕繆而害于義者無若書為甚凡此奈何

問道化無形蓋有不言而喻人心者至於爲之綱紀文章以藩飾天下使民有常德而無覬覦則衣服之制雖

其於化民也外抑古人所先而不敢忽者歟冕而垂旒衮十二章王以象道而公侯伯子男其制以是為差燕衣縞衣元衣以養老者不可以加幼緇布皮弁爵弁以加幼者不可以養老都人之緇撮無用於野野人之黄冠不施於都其義豈無所當哉自天子出以禮義授人于是焉榮之否則終朝三褫以訟而受者為不足欽豈曰無衣以已所製者非安且吉嗚呼何修而得此于人耶禮義既亡法度不審門闗無苛而奇衺之民用以

亂古廣袖之謠流于四方均中國也而齊魯異制況斷髮文身者乎且欲反古以救其弊凡此奈何民無常心惟其耳目習埶聞見者爲是今一旦革焉不非且笑者幾希亦其所作有損益所施有先後將俾不悖於古可宜於今則非疏通知治體者安可以議此願極言之

問管子曰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古者患此故當其戍守閒暇擇寛大地而教之耕平居有畜積之備而倉卒無飛輓之困以之趨戰人農則朴朴則易用且力有

餘可與持久此屯田之法至于今猶利也漢事匈奴使發射士詣朔方屯田張掖而先零之討趙充國上十二事其說最詳然或者以謂充國之論施于當時為便耳智者因世而度宜則論無常是敢問十二事者舉而用於今孰得孰失魏以任峻之闢而破蜀晉以羊祜之墾而平吳兩人者之於佐軍功不減蕭何此其為法之利豈無可言者哉國家修六官以正百度而尚書之屬有以屯田名者將沿歷代之法而推行之且自朔方始必

得充國峻祜知務之才俾之典領勸課而後可敢問擇人立法何以

問或曰治天下欲無事治天下果無事乎唐虞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帝獨盛于唐虞王莫若周其于黜陟廢置彰善而癉惡不能一朝去也而言治天下欲無事何耶上執道之統出應帝王譬諸四時變化其成在久是非已明而賞天下之功罰天下之罪在此時也今考功刑部論爲成格非大賞罰功當賜帛

罪止輸金猶告四方以為勸沮意誠美矣然天下之人其君子固已宿道向方而小人之革面懷其肺肝或誣功罪以近賞而遠罰孰從正之齊威王亨一人封一人而齊國人人無敢飾非務盡其情上方示人以好惡動為道言為法則齊之事猶爝火不足道也凡此奈何將必有博習明于三事之體者知所以救也

問古者敷奏以言庶言同則繹上有大事與天下共之所以防壅蔽而近公正也漢有諫大夫有議郎有博士

凡朝廷法出令下事之張弛皆得以所見預討論故漢之文章炳然可觀後世因之有百官轉對或五日起居言事或閤門拜章至於建隆淳化之盛亦時舉焉葢其餘也今官制自通直郎而上皆升朝官夫仕而位王朝朝之事何不可言大昕警蹕簪組在庭贊謁而出無所預朝事豈天子所以來多助開敢言之意哉今欲如祖宗故事修百官轉對遵漢用諫大夫議郎博士集議得失以令揆筓勢有因革亦可乎不可願聞其説

問古者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所以使農末俱利抑兼幷不得滯穀而飢者食賤也夫平糴以待水旱邊壘屯輸虓貅所聚不耕而仰餔者衆故朔方有便糴有措置以時入穀而措置所藏以待倉卒之發領諸使者付之官屬期會勸課以王命行之無慮不集雖然通都大邑囷窌鱗比獨取諸此則患穀之至不廣亦入之旁近則穀不在倉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轉輸都邑不能無勞又便糴之積以廩吏以餉軍故量入爲出僅以足用今

措置之穀非倉卒不發且承平日久烽燧無警借使十年不出則紅腐之患若此奈何抑視年之豐凶以時斂散則備不常具又何以待倉卒之發是三四者有司之所宜聞也幸條疏之

問六經惟禮若彊人而人之情不可以無禮袒而起趄箕坐大呶則市人亦且睥睨去之常試俎豆于士君子之間端冕而坐則雖有小人猶將斂顏色愧其不似而欲其似況天下之人其始不皆小人哉此古者重冠禮

所以謹其始也嗚呼禮之本意非亡而禮之文滅栁宗元記孫氏冠其子曰某子冠畢則有曳笏却立而外廷大笑者天下不以非外廷而以固孫氏甚矣士君子之好禮者微也上比臨軒悼禮俗之未形以下詢諸生學士諸生學士益講議洽聞然或不免於溺辭章而晦法度禮用不舉今欲舉三代之遺而求所以施諸今其義何以三加彌尊而弁服之制不同可得聞乎冠于阼醮于客位爰字孔嘉使之弃幼志而順成德若是可也以

見于母而母拜之以見于兄而兄拜之不已泰重乎曰成人而與爲禮歟則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母也兄也則禮荅父也則不與爲禮何哉無大夫冠禮古也而公侯有冠禮爲夏之末造則古者冠禮葢獨施于士抑童子未成人而顧得與士齒其説又安取

問天地始于無始日月五星寒暑昏明之運始于天地而歷之原與有物者同始漢以來傳所載有黃帝調歷而其文不見于經所見獨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與中

星賓日餞日而其法不詳于傳故學者忽焉夫先王所以正時作事厚生者于是乎在且其事則堯之所謹也顧不務哉抑經所見因推以為歷使後世宗之亦可乎否也自漢至唐語歷者凡幾家而術凡幾變其名察發斂大較安所出其損益盈縮以求合孰者爲疏孰者為密其施于人事抑遠耶近耶或曰歷本於易而律治之易之數與律之數皆不改而歷必改易與律不改以之求陰陽每合歷必改以之求陰陽又每合若此何也以

謂天動物動久必差差則必變以求合其說最近然知其久將差則逆爲法焉進退後先以齊之世豈無智者哉日官不能厎日而日御不能不失日今欲復修其職而總其事其擇人奈何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故凡語歴必求諸儒者爲能盡顧討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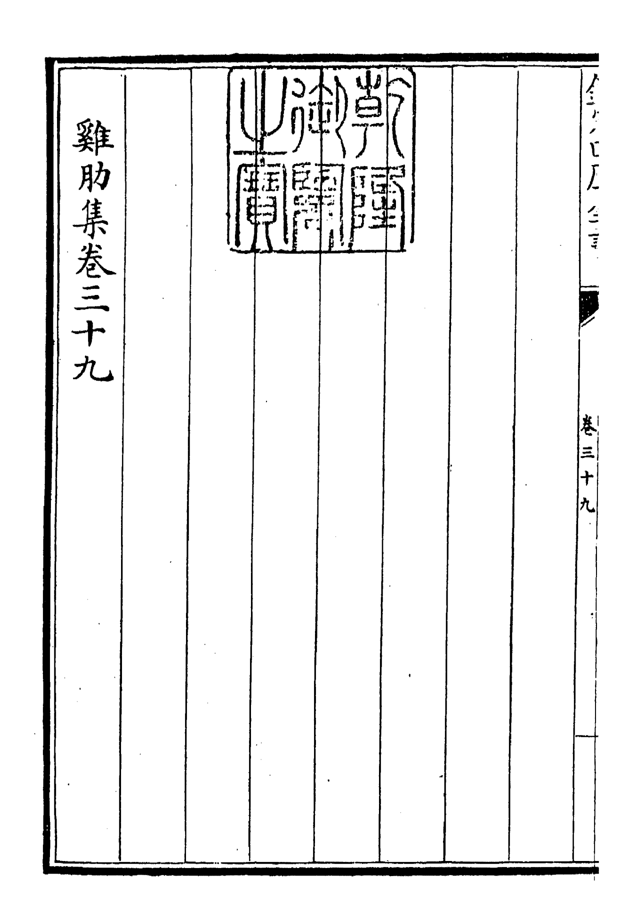
問爲國之所患法亡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斡於公庶民農工商賈棄時取予富至侔封君或不佐縣官之急

而貧與拙者益困故爲之法曰吏繇租賦鹽酒茶礬其物有禁絲麻竹木鳥獸魚鼈果蓏有算上取焉輕十一重十二下賴焉多十九寡十八由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日設貧日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之力滋屈猶曰法未善從而改之所以勸課推行第其增耗而爲之賞罰其明且具矣而吏日趨事比不增民疾作赴上而病於莫贍凡此何也夫人才無常是可則用之要騏驥以千里責狸狌以捕鼠用所在也責醬喩修洒削鼎食胃

脯連騎馬醫擊鍾彼其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則與千
桀同利乃至官師有司之貴禁凡自我莫之或奪而董
董乎維日不足顧匪拙歟朱公在越而越彊適陶則三
致千金卜式牧羊而肥以致卿士以謂治國猶治家則
將欲興利盍試求之朱卜之間抑可哉
問荀子曰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又曰仲尼之門人五
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霸所貴乎儒者道術無所不包
非呻吟詩書俛焉白首之爲賢其舉先王之事而力無

不可爲之爲貴然而管仲伯者佐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尼稱焉曰如其仁其功之在天下豈少耶世之言儒者曰孔氏之儒受業身通如由與求仲尼論其能乃不過於爲宰而治賦尚且以自許使民有勇而見哂爲人聚斂附益而得咎至或見比於具臣何耶以謂真儒必周孔而後可則後世之賴於儒者何其寡曰不然歟則以由與求而尚不足蓋才之難若是烏在其爲童子羞稱五伯也漢之名臣如賈誼董仲舒推明六經尊師

而重道則仲舒爲純愽古達今計利害於始萌探安危於未形則誼爲當然而劉向謂仲舒伊吕無以加而管晏殆不及也至論誼則曰伊管未能遠過其才之長短等級固若是乎將向自離而言之未始爲輕重也抑誼之好學俊傑特出董生何以先之江都之始乃牽於春秋災異而五餌三表亦不免見笑於術疎豈二子者終未可與大有爲耶將漢未嘗舉國而聽之也



雞肋集卷三十九